没有手机的日子里

早培二班 周尧予

一纸红单发下来，要去深圳研学实践活动五天。最关心的是：手机到底能不能带？

家长会开完，说可以。大家乐成了花，眉飞色舞地憧憬着一起打游戏的景象。

我亲爸爸却没有为我准备我的iphone6手机——静静躺在我面前的桌上的，是六年前电信局赠送的酷派，我叫它蜗牛，因它速度远逊于蜗牛。我和同学联机对战的幻梦怕是破灭了，只暗自苦恼着，为未来发愁。

出发那天，一轮冬日暖阳洒在我的行李箱上，我的脸上，我的手上。在大巴两侧的大人们翘首踮脚地送了我们上大巴。可怜的他们尚未在视线中完全消失时，大家已经人手一台手机，埋头苦干起来。我也迫不及待拿出我的蜗牛。和同学借热点下载QQ，虽慢了些还真下载来了，我天真地以为后面几天有救了！可登录QQ,我一共输入了十一次密码才成功——一直到了机场，才出结果，我近乎绝望了。

到了深圳，我顾不上欣赏异乡之景，以不撞南墙不回头之勇再次让蜗牛尝试下载那“王者荣耀”。

闪退，闪退，还是闪退。

酒店大堂里，我绝望地坐在行李箱上，眼神一片空洞，迷迷糊糊地望着彩灯闪烁的圣诞树，一点点缓解晕车的痛苦。其他人聚在一起打游戏。

回到房间，我瘫倒在床上，痛苦地嚷着：“为什么！”

第二天吃完早饭，等车。我坐在大堂的红皮沙发上，看身边的同学们，“左路！”“进攻，别管那边！”“有了！”他们忽而咬牙切齿，忽而神采飞扬，忽而拍桌打板，忽而振臂高呼。

我，若有所思地看着他们，想我们的星辰在哪里。

白天的行程中，我心思浮躁，深南大道，华侨城的乐城，深交所的金牛，侧畔驶离，都不曾在意。晚饭时，群里开始了红包接龙，有人为点迟一秒错失0.1圆红包而捶胸顿足起来。

我突然感觉到了这光景的一丝了无趣味。

第三天，认命的我看着他们打游戏。打了那么多局，都是差不多的战术，小人的血条减着，一堆东西乱飞，一个房子说没就没了。

我想，该换一种“活法”了，必须回到我的本真初心里来。

窗外，鳞次滞比的大厦从眼前略连过，从未感受过的都市气息朴面而来；车上了山，郁郁葱葱的山野，渺茫壮阔的大海，雾中谜一般的香港岛，是那样让人心驰神往！

我悄悄地坚定地把蜗牛被放进了书包的最角落。

没有了手机，旅途变成了一副崭新的模样。

在南方研究院，我领略到太空探索的神奇，在大疆，我体验到亲自操纵无人机的快感，在南科大，我沉醉于校园里那清新，蓬勃的朝气之中；在世界之窗，我登临埃菲尔铁塔注视着塔前弱翠般清激见底的“塞纳河”，遥望远处的凯旋门，荷兰风车，自由女神像，让人为之战栗的神圣的无比熟悉的耶稣山……我突然觉得自己无比热爱这个世界。它是如此的真实美好，以至于手机游戏真的成为它的污点，对它的不懂得欣赏成为对它的辜负。

终于领悟，手机游戏之流仅仅能作为一种消遣，它在广阔的世间是那样虚无寡趣，找不到真正属于它的一席之地。没有手机，旅程才充满了专注的活力，人们才能体会到它真正的意义，毫无顾虑地崇拜美丽人生的真实，享受真正自由自在的快乐。

登上回程的飞机，舷窗外是连成片的金黄的、火红的夕霞，遮住了整个天空，格外绚目耀眼。我看着旁边低着头的人们，微微地一笑，也为我来时为了没有手机而发愁好笑。